

我得到了莫小洛,却永远离开了心爱的部队




裴志海 著
新世界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一个被人认为是小流氓的少年,中学毕业后,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参军入伍。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重新开始自己的青春。从“红四连”的步兵到特种兵大队的特种兵,再进入“狼”集训队,经历了诸如纪律、爱情的种种考验,一块废铁终于炼成了一个钢铁战士,一个真正的特种兵。

【上期回顾】

冬天来了,我们在雪地上进行耐寒训练。我的手长满了冻疮,指导员派我去站岗。我在站岗时,和莫小洛偷偷眉目传情。没想到,有个小流氓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调戏莫小洛,我忍无可忍,出手打了他。随后,我和莫小洛的事轰动了整个特种大队。

军旅文学

我向指导员承认和莫小洛恋爱

指导员当天就找我谈了话,他把我叫到他的住室,把门掩上,有点紧张地问我:“胡建军,你说实话,你和莫小洛是不是谈恋爱了?”我如果不承认,指导员也会没办法的,他们又没抓到什么把柄。但如果他们去问莫小洛证实时,告诉她:胡建军亲口说了,他没有和你谈恋爱。莫小洛根本受不了这个打击,我不愿意再伤害她,我们的一个特种兵兄弟已经伤害过她了,我不能再这么伤害她了。再说,我是一名特种兵,就要敢作敢为,我们一向都看不起那种缩头乌龟。

我老老实实在地承认了:“我和莫小洛是在谈恋爱。”

指导员的脸“唰”地沉下来了,他狠狠地抽了口烟,闷闷地问我:“什么时间开始的?”

我想了想,就告诉他说,是在我们跳伞训练我摔伤住院那阵开始的。

指导员愣了一下,他瞪着我,一脸很痛苦的表情:“这么说,你们在一起都快一年了?”

我没吭声,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之间一年时间就快过完了。我还觉得就像昨天一样,莫小洛站在医院的窗口,外面的阳光照着,她的额头光洁,头发很长,她安静地看着我,甜甜地笑着。她是一个好女孩。

指导员痛惜地看着我,摇了摇头:“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已经把你报上去了,你当班长的命令很快就要下来了,我们还准备明年也把你转成第三期士官。你怎么能这样干呢?”

我知道转了第三期士官,我就是退伍了,也不用回到农村了,是要安排工作的,这也是从

农村参军的每个人的梦想。它不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甚至还改变了后代的命运。我也有这个梦想,除了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更多的是想继续留在部队,像个真正的军人去战斗。但出了这个事情,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该来的迟早都要来,那就让我像男人一样去承受吧。

指导员抽着烟,在屋里走来走去,他突然停了下来,狠狠地盯着我,突然咆哮起来:“你他妈的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没见过女人?莫小洛算什么,她是个破鞋!你怎么连这样的人去找?”

我吃惊地抬起了头,愣愣地看着他。我本来是低着头,准备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只听,不会反驳他的。我知道自己已经违反了纪律,他说什么都是应该的。但他的这句话还是把我激怒了,我也狠狠地瞪着他:“指导员,你说话注意点,你要尊重人,不要侮辱她!”

指导员的眼睛红了,他把手握成拳头举了起来,我依旧死死地瞪着他,他就是打我,我虽然不会还手,但他决不能再说这样的话,我也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再受到这样的侮辱。但他的拳头最后还是没能落下来,他转身出去了,“啪”的一声重重地关上门。他可能被我气昏了,这是他的房间,该走的是我,而不是他。

处理是肯定的,就看程度轻重如何了,只要不让我走,哪怕劳教我一年我都认了。

李大队长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

两天以后,李大队长找我谈话。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双脚立正,“啪”地给他敬了个标准的军礼。他脸上没有很恼火的样

子,脸色也很温和,他指了指旁边的沙发,说:“你坐你坐,坐下来说话。”

我心里一沉,觉得事情有些不妙,他如果上来就逮住你痛骂一场,哪怕揍你一顿,那反而好办了,说明他还要你,他还是把你当做了他的一个兵,但现在他却对你很客气,那说明你真的完了。

我忐忑不安地坐了下来,李大队长看了看窗外,窗外树上有鸟在叽叽喳喳地叫着,他扭头看了我,摇了摇头,好像在自言自语:“莫小洛啊,莫小洛,又把我的一名士兵拉下水了!”

那天,李大队长没有给我啰嗦什么,上来就问我和莫小洛发生过关系没有。我说没有。这是真的。我和莫小洛在一起,已经违反了军规,我不会往下再滑一步的,无论何时,我都在提醒我自己,我是一名“锅盖头”。

李大队长扭头认真地打量着我,好像有点不相信。我直视着他,我相信他会从我的眼睛里看出来我没有骗他。他似乎相信了,收回了目光,淡淡地说了句,这就好。我刚要松口气,他又开口了:“给你两条路,你自己选一条。一个是留在部队继续干,但必须和莫小洛断绝关系;另一个就是离开这里,不管你以后干什么,都和特种大队没关系了。”他皱着眉头看着我,目光里带着一种审视。

我低下头,心里很难受。我想留在部队继续干,在我眼里,部队已经是我的“桃花源”了,我适应并且习惯了它。我愿意永远都是一名“锅盖头”。我和驻地的女孩子谈恋爱了,但我真的不是一个乌兵,最好能给我一场战争,让我证明我是个真正的军人!我不愿意离开部队,但我也不能伤害莫小洛。我们特种兵兄

弟都是好样的,像那个欺骗她的班长毕竟是少数,我不能再伤害她了。我的泪水出来了,我擦了一把眼泪,看着李大队长,咬了咬牙说:“那我就离开这里吧……”

李大队长终于生气了,指着我的鼻子,大声吼起来:“你他妈的怎么这么不争气,你知道不知道我为了把你留下来做了多少工作?为了一个那样的女人值得吗?她哪里值得你去爱她?”

我的眼里含着泪水,我真诚地看着李大队长,低低地说:“大队长,莫小洛是个很好的姑娘,她一直都喜欢我们这个部队的每一个人,如果你还认我曾经是手下的一名特种兵,请你不要那么说她!”李大队长愣了愣,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摆了摆手:“那你走吧。”

我站了起来,刚走到门口,李大队长叫住了我:“你等一下。”他俯下身,写了一个人名和一个电话号码递给了我:“你拿着这个吧,这是G市公安局局长的电话,他一直想要我们特种兵,进去就是公务员待遇,我一直没答应他。我本来想昨天就给他打电话了,但我想你能留在部队……”

我的泪水汹涌而出,我知道我已经为他带来了一个不小的麻烦,把一个士兵开除军籍,至少要报到集团军批准。这事肯定要捅大了,部队是很难容忍这种事情,作为大队长,他将会受到来自上面的严厉批评。他很清楚这一点,但他还是这么关心我。我站在他的面前,“啪”地给他敬了一个军礼。

莫小洛陪我离开了部队

特种大队,我所有的“锅盖头”兄弟,我永远都爱着你们……几个月后,当我在G市公

安局时,收到了老李的一封信,他告诉我说,当连队知道我要被开除军籍后,指导员又特地找了李大队长,请求大队长手下留情,说我再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干满二期士官了,就可以顺利退伍了,现在就不要开除军籍了。李大队长坚决地拒绝了,他说:我问他了,他不可能丢下那个女孩子不管的,他做得也对,像个男人做的,但他只要违反了军纪,就是还有一天要退伍,我也要把他开除军籍!

我知道这事后,一点都不怨恨李大队长,真的,我一点都不恨他,他是真的。

我很清楚地记得,我走的那一天,兄弟们站在连队门口,静静地看着我,没有说话,四周很静,我甚至能听到空气流动的声音。连里干部都没出来,大队派一位军务参谋跟着,他要带着我回到老家,去和地方武装部办理交接手续。我这是被开除军籍走的,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兄弟们拿不准该不该给我说两句鼓励的话。我冲他们挥了挥手,算是告别了,那时我还真露出了一点笑容,然后我就转过身走了,但我的泪水还是流了出来,它们像蚯蚓一样在我脸上爬着,流到嘴里,味道苦苦的。最先冲过来的是老李,他紧紧地抱着我,泪水涌了出来,他哽咽着说:“兄弟,以后多保重!”陈卫星也来了,他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摇了摇:“兄弟,好好干,永远都不要给咱们特种兵丢脸!”我抹了一把泪,使劲地点了点头。赵志刚来了,周志军来了……

我和那个军务参谋终于走出了部队大门,我看到了莫小洛,她穿着一件火红的羽绒服,脚下放着一个提包,她看着我,眼睛里都是泪水。

吴事爱上了刘林,并展开了攻势




美良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位生活在深圳的孤单剩女刘林。在朋友的聚会上偶遇钻石王老五陆西若,两人从误会到相知,在看起来不可能的条件下产生了爱情。但刘林并没有因此将生活的重心转到陆西若身上,爱他但不依赖他。刘林的生活一波三折,最终她还是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归宿……

【上期回顾】

在回拉萨的途中,刘林无意中提到自己的哥哥,但她没有细说,而且也不许其他人问。回到深圳后,刘林筹备着要开一间蛋糕店,日子过得忙碌,而玉敏和陆西若的婚礼也在筹备中,并且要请刘林去当伴娘。但玉敏其实并不打算跟陆西若长相厮守,她只是为了得到陆西若的财产。刘林得知后劝玉敏不要这样伤害陆西若。

情感天空

婚礼取消了

玉敏约陆西若一起吃晚饭。就在他买给她居住的房子楼下。房子已经清空,她居住四年,所攒下的属于她的物品都已搬走。今晚来这里只为做一个Ending(结束)。

饭吃到一半,想起这几年对这份感情的等待与守候,终于却是一场空,不禁悲从心来,潸然泪下。陆西若怔怔地看着她,问道:“你怎么了?”

玉敏拭掉眼泪,笑笑,企图掩饰自己的失落。陆西若狐疑地看了她一会儿,没有追问下去。玉敏问他:“你是不是对每一个女人都这样?”她想说“都这样冷漠”,终究没说出口。

陆西若道:“如果不开心,你说出来。当然,如果不想说,我不强迫你。”玉敏盯住他看了许久,他回视她,还在等着她说出她的不开心。

玉敏却突然问:“Kevin,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陆西若道:“我们都要结婚了。”玉敏却执拗地问:“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陆西若取出烟抽,思索了一下,道:“你是个好人,将来也会是好妻子,好母亲。”

玉敏小声道:“你的意思,就是没有爱过我?”

陆西若一脸严肃:“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任何东西。”未说出来的就是除了爱情之外。

玉敏苦笑,女人都有这种傻劲,明明知道男人不爱自己,却偏要去问,逼对方表态。心软的男人,也许会用一个小小的谎言来满足她。她运气不好,遇上这个男人很硬。

沉默半晌,终于还是说:“Kevin,婚礼取消吧。”这个考

虑了一个星期的决定,刚刚动摇了一下,但还是坚定了。

陆西若看着她的眼睛眨了一下,再点燃一支烟,才道:“好。”

吴事的求爱

下了课,刘林走出大楼,突然听到有人叫:“刘林!”她回头,却没看见人,只看见一大捧玫瑰花。绕过花团,去看藏在花团后面的人,竟然是吴事。

吴事高声说道:“Surprise!”刘林扯了一下他的耳朵,道:“这花送谁?也太夸张了吧。”吴事双手将花捧高了献至她面前,道:“就是送给你,我心中伟大的刘林女神!”

他哈姆雷特式的控调将刘林逗得忍俊不禁,接了花抱在怀里,开心道:“这可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收到玫瑰花。”刘林开心了一阵,突然想起玫瑰花一般不乱送,便问吴事:“这花真是送我的?你若原是要送别人的,我岂不是糗大了?”一边要将花还给他。

吴事道:“真的是送给你的。你就抱着吧。”刘林道:“这可是红玫瑰耶,代表爱情哦。你是不是遭人拒绝了?”

吴事看了她半晌,无可奈何,道:“会不会被拒绝,我还不知道。如果你不接受,就表示我遭到拒绝了。”他都说这么直白了,刘林要再不明白就真是傻瓜了。愣了半天,不高兴地道:“你怎么连我的主意都打?”

吴事道:“什么叫打你的主意?这话说的,多难听。”刘林道:“一般的朋友,一沾上感情这事,往往到最后连朋友也做不了。老实说,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

吴事认真起来,道:“刘林,我是真爱上你了。在西藏的时候,我还不确定自己对你的感觉,可是当我回到北京,发现自

己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竟然都无法忘掉你,我就知道,我是真爱上你了。”

刘林发了一阵子呆,恼道:“你什么毛病?我又老又丑又没钱,你看上我干吗呀?那么多小姑娘,花似的,你不去找,非找我这大龄剩女,这不是明摆着糟蹋自己吗?”把花塞回他怀中,“这花我不要!”

吴事道:“你是大龄剩女,那没错,可是谁规定了,我就不能爱大龄剩女?”

刘林道:“你愿意爱谁就爱谁,只要别招惹我就成。好好的,现在弄得我都不知怎么对待你了,不管做什么说什么都感觉特别别扭。”吴事估计是事出突然,她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给吓到了,便隔住玫瑰花抱了抱她,道:“对不起,吓到你了。”

哪知刘林很是戒备,一下子将他推得往后退了好几步,道:“我告诉你吴事,你这么帅,又有钱,人也很好,你就该找一个年轻漂亮又知书达理的女孩子和你过一辈子。我先走了。”转身走了几步,又回头问他,“晚上有没有住的地方?”

吴事道:“我先住金谷那里。等找到房子就搬出去。”

刘林问:“你还找房子,打算长住深圳?”

吴事道:“我在北京的摄影店关掉了,准备在深圳开一家。”这是他认清自己对刘林的感情不是因为置身西藏所产生的幻觉后所做的第一个决定。

吴事道:“我送你回家吧。我有车。”刘林问他:“是不是金谷的那辆二手车?”吴事不疑有他,老实地道:“是啊。”

刘林哈哈笑道:“我还是坐公交车吧。他那辆破车,十次有九次会在路上熄火。”说到这里,

又勾起对茵子那件事的回忆,顿时默然,冲吴事挥了挥手,一言不发地走了。

吴事见她神情瞬间三变,一时摸不透她心里究竟在想什么,不免有些垂头丧气。要等到刘林愿意和他分享心事的那天,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他既然选择了,也就不会回头。

心痛的决定

刘林和陆西若在同一场音乐会里,中间仅隔着一个座位,但他们彼此都没有发现。直到散场,走出大厅,刘林被后面的人不小心推了一下,往前扑了去,一旁的陆西若见状伸手将她拉住,这才发现了彼此。这是他们自陈树凤出事,第一次见面,时隔两个月之久。

刘林道:“正好遇见你,我的电脑重装了一下,以前的QQ和MSN都忘记密码了,后来都申请了新的。我上次发了信息给你,你一直都没反应,也不知你收到没有,打电话又怕你烦。我现在再写给你,你让伯伯尽快加我,好久都没见着小亮了,想死他了。”小亮不久前让陆西若父母接去带了。

陆西若默然无语。而刘林一眼望见了乘坐的公交车正在过绿灯,一边跑起来,一边回头叮嘱他:“记得叫你爸妈加我。”

他叫道:“刘林!”刘林听到,停下来,问他:“还有事?”

他走近她,道:“今晚的时间留给我,我付你酬劳。”刘林仔细瞧他的神色,没瞧出什么来,大概想找个人解解愁,便道:“好。”又问,“你想去哪里?”

陆西若道:“随便走走。”

两人便沿着人行道,漫无目的地一路走来。经过 Sev-

en-Eleven 时,刘林进去买了两串鱼丸,陆西若不吃,她便一手拿了一串,一边轮流咬一口,吃得很没有形象。陆西若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刘林终于发现到他的异样,道:“你今天怪怪的。”“怎么怪怪的?”“以前你看我没形象,总会嘲笑我两句,今天却这么安静。到底怎么了?还是因为树风的事?”陆西若道:“已经不是以前了。”

刘林不做声。不知他是否想说他们之间已经不可能再有之前那样密切的关系。如果是这样,她不会强求,两人继续往前走,继续漫无目的,一直走到中心公园。陆西若径自拐了进去,在一处有灯光的椅中坐了下来。刘林只有跟着,坐到他旁边,太冷,她往手心里连着哈气,跺着脚。

许久,陆西若才道:“刘林,我对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和你结婚,要么忘记你。我选择忘记你。”其实只有一个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就是忘记她。

刘林静静地坐着,她在消化他的话。这才肯相信,他是真的爱过自己,或者还在爱着自己。这令她惶恐而愧疚。有那么几分钟,才匆匆一笑,道:“好啊。”

然后是沉默。在远处的钟声敲响后,陆西若道:“我们做一个约定。”刘林道:“好。”

陆西若道:“以后不再见面,见面了,也装不认识,不再有任何的联络,包括小亮。”刘林还是说:“好。”

再次沉默,直到钟声再次敲响。刘林起身,走出去。陆西若也起身,走向另一个方向的出口。

刘林在陆西若背后蹲下了身子,胃部突如其来地剧痛,一片冰凉,令她不堪承受。